劉氏鴻書

第二十七卷

世系部十八

尚論三

卷二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尚論部十八

阮籍嵇康劉伶畢卓阮咸　史臣

夫學非常道則物不靡通理有總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拘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和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辨無窮棄彼榮

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乘車鳴鳶吞鼠以玆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瀬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舉玆爲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叔夜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罇豈以世疾名流玆爲自垢臨鍜竈而不廻登廣武而放嘆則嵇琴絶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官効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

各致終始愴惓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勤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於篇云

夏侯湛潘岳潘尼

孝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弟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原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辭貫人靈之情性機文瀹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枝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門斯才也而有斯

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與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是著論究人道之綱裁識懸乘輿之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王禛　史臣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負鼎俎而成業自茲以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乘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杞夏時無思晉之士思文叔之輿劉輔佐中宗艱哉世矣茂弘策名

拔萃叶情交好爲負其材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内侮憑天色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寔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中詇竟翦呑沙之寇赤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凌霜國綴旒而不口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此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死副吕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憖劉毅之徵

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王導

導在江左為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頵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人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為此言敦巳復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塟之敦

列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〇軍言日爲逗
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
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與臺亦羞之矣

陸機陸雲制　　唐太宗

古人云唯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賈陸雲實荆衡之
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鑑澄爽神情俊
邁文藻弘麗獨步一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迥映如
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
析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
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

祖考重光□□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𣟗器宜其承俊義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志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爲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

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戒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抱忠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戒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禍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哉

卞壼廟碑　　明劉三吾

公諱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眕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為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為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為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既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大牢二子眕盱悉以贈諡自晉以來廟祀不絶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

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曾無毫毛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郄鑒兩晃遂奏尤為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劒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囿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

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掇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

王羲之制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

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寃仲其餓隸也則餓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謝安　　唐張栻

苻堅掃境入冦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鋭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擣而勝之不已奪其心乎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

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郤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旣定一郤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材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

大事者非誠與才合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中人物傑出者哉

五柳先生傳 并贊　　陶　元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念輒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恡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前趙劉淵聰曜 五胡附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封畿窺我中釁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口王失馭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算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呈技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陟啓興王之略胥都論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

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旣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衷自弃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謇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閹豎類於田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枌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淚沾衣行人洒血若乃上古敦厖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於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嚴之列辟載旆秉旄與

兵誓野扱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章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冠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軍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成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尫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蹔偃和苞獻直鄙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荊棘生

焉自絕強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胥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何不支之甚也

前燕慕容氏　　史臣

觀夫牝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閡諸華聲敎莫○漸雄據殊壤貪悍成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秦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珉矣而可録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啚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册彖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挻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蠭

賊既而二帝遣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
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侯圖泰
而將徇邇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歟哉然其制敵多
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池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保一
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眞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
自處頗懷奇略於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
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巳
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騖則烏丸捲甲建旆齊征
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
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

侯瞻暴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乎
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
士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
氣讋偽隣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
名偷安保録猶將席捲京洛肆其蟻聚之徒窂割黎元
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
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
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洞
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
宫而授首當此之時而凶威轉熾及玄恭即世虐媪亂

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贖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勝反速其殆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雜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乍交白溝淪境衝輣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前秦苻氏　　史臣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鼃黽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欸江東而志虧關右爾生蠆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萃

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險據億大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木之休徵剋翦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逞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略儁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

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固以功侔曩烈豈
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愎
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末叶耻五運之
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
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
䟽爵以侯楚材築臺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
害盈雖矜涿野之强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兇渠侯閒狡
寇伺隙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
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
哉符丕乘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

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謝靈運　　　　　　　　　　　　　梁沈約

民禀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斯文不覩禀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詞潤金石高誼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

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則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比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

平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

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武帝 梁朝總論 唐 魏徵

高祖歷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四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

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戢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未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斵彫爲樸慕名好是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餙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慮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遍矣逮夫精華稍竭風德已衰感

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寖年愈甚見利而動愎諫違衆開門揖寇棄好即仇釁起蕭墻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顚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慧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束晳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頌漢莊矣我生不

辰載離多難桀逆搆扇巨猾滔天始似羑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国步初屯兵纒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陜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劒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内懷觖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忿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況猜忌酷多行無禮驕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俎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

監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巳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歟

唐高宗

劉昫 石晉人

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燀燎原之焰郡盜發逐鹿之機殄暴無厭横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與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巳求可汗之援卑詞厚

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洎謳謠允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刻乎煩苛爵位不踰於邁軌由是攖金有恥伏莽知非人懷漢道之寬平不責高皇之慢駡然而優游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靖則議法不從酬裴寂則尚恩大過姦佞由之貝錦蔓辭得以掇蜂獻公逐間於申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加愛子矢集中孫匈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子王業殆哉

狄仁傑　　宋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於孝爲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於日月者敢歌於廟中公嘗赴幷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君子於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眦睚不合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

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棨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

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即恐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勑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而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羽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

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開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劒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復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驚驅民保邪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
寇來我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人相
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河南
之餽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
帥狄退詔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
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
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
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
否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
昔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歳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

代之數月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日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於簾外而問曰我意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

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
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茲
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
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
則宗廟無袝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
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哭
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
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於是天子復置廬陵
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
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

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公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天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沂師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主以正天

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載垂光嗚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周子諒　　唐柳子厚

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數逐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嗚呼古之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生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伸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之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間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歿不遭聖人之嘆誠立志者之所悼也

李白碑　　唐范傳正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

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氣度宏大聲聞於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得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每陪侍從之遊他日從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

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烏棲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時又以公及賀監等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乘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不自得也晚遊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

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

賀知章碑　　明沈愷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虹襟帶碧流如染至含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意必有異人宮焉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湾披草萊得斷碑遺跡尚在高標清氣彷彿於烟雲水石間賀監故鄞人天寶初夢遊帝居數日寤請為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剡川西歸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不

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之莊王召與語數日請歸歸又夢爲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甚適覺而嘆曰叔敖其敗乎哉未幾王召爲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惡于生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曰敖眞敗余矣遂舍其官去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失賀監夢遊帝胡華子夢漁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爲楚官則不寤至執珪然後去悔亦晚矣若賀監一夢帝居即寤即托焉以歸即不復返其賢於胡華子亦既多矣

顏魯公祠記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

備闕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舉事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既順且誠天下從之矣公又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入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譖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晩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

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之學陶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顚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南霽雲碑序　　唐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

横絶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爾
公天與儁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
辯麗肩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
憑陵豨突河華天旋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
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討謀大同
誓鳩武旅以遏横壞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
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
齊力公以推讓且専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
同强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

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
要遮凶氣連阻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
肝貽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
攻志益專於三板俑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
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
顧而莫救國命沮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
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
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
以宴禮獨何心與乃自嚙其指曰嚙此足矣遂慟哭而
返卽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

帯劍之訶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焚之嘆息周哉之慷慨聞義能從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正臣致憤肯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賜揚州都督宗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𥙷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楚刻鮑信之形陛圖雲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闕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忠寵錫斯崇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懂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

勍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與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務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斵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郎圖之詞可繼

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爭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意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巳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啓郡李賢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筆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伏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巳巳詔翌日會徒北留如初行至延禧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噭噭顧眄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慠革面柔懦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酗酒斥逐郊遂違親三

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
彰孝弟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
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議公征甚
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擬
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

何蕃太學生　唐韓　愈

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
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
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
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

二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
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勇人也
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
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蕃之力
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
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啓蕃蕃正色叱之
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與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
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
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
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

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乎抑亦有待於彼者與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與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柳宗元誌　　唐韓愈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

郎遇刑譴者皆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間常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

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
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
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
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
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
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
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
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
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裴度　　劉昫

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

皇帝志攄夙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
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
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
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遭屯振腕亮醜誓以身殉不亦壯
乎夫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大則以訏謨排禍難小則以
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
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功公
胡讓焉昔仲尼嘆周室凌遲齊桓輔翼而有微管之論
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豢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
開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刺刀已揕胷者亦死

義之臣孰肯横身冒難以輔天子之有衛哉今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大征之懲宣聖獎懲之深

韓愈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宗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飾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翺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

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代冠其可尚也

裴樞 朱全忠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

范祖禹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

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刼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戮
昔以宰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
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
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
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惜流品
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
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
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咈全忠之
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
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

從巳其肯聽巳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刼遷端委而受刼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如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之忠以爲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盖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勿死者多矣貪祿之士亦可少戒哉

第二十八卷

世系部十九

尚論四

卷二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大史湯賓尹　删正

尚論部十九

寇準　　　　　　　呂中

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準之功不在於王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而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且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亦景德之役誤之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撻凜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虜之不渡河景德

不戰而和欲和在虜也遂使靖康坐視虜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虜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虜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虜不追其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縱不足以爲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趙抃鐵面御史　　明屠隆

古人處臺諫之職而以直聲震於當時可謂不負其職者矣夫臺諫之職言官也者以諫諍立朝上而君德之成敗下而生民之休戚中而君子小人之進退繫於此乎關焉故必勵忠貞之節秉剛直之心作敢言之氣以

請獻於天朝而後無愧於言責夫苟依阿淟涊以偷祿取容而已耳與時浮沉而已耳則天子將安賴之哉何而不尸厥職也自非忠義素植於天性者疇能獨持風裁以伸蹇諤之論而以直聲震於天下哉昔宋趙抃以剛介正直之士遭遇仁宗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直聲凜然號爲鐵面御史嗚呼御史若閱道斯其無負諫官之職者哉粵稽古無所謂諫官之名也是故先王喜正議而樂讜言爲之設置謗之鼓敢諫之木肺石之口和顏色以來人之言虛懷以采人之說當其時則大夫諫士傳言庶人議於野商賈謗於市史在前書過

瞽誦詩諫工執藝事以諫是故人無常諫諫無常職固未聞有所謂諫官之設也而亦何至以直聲震於天下如所謂鐵面之號哉迨三代告還風漓世降上無受言之主而下多諱言之士於是天子不得不設之諫官而以言責屬之矣臺諫之設固直道之衰也而世之論臺諫者有曰言及乘輿則天子省躬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如此乎其權之重也又曰坐乎廟堂之上而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間而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如此乎其責之隆也乃御史則主封駮之司處搏擊之任錦衣豸服鐵簡銀魚以侍天顏而糾百僚執

朝綱而肅憲度袖懷諫草而臺閣生風手出彈文而朝
端增氣足以回萬乘之心而寒奸諛之膽是御史之爲
職亦甚重且艱矣顧天下之士剛直者少而柔佞者多
忘身徇國者希而全軀保家者衆而況天子威重於雷
霆勢重於千鈞尤足以奪人臣之氣而撓其所守於是
始有呢訾慄嘶喔咿嚅唲以取容突梯滑稽如脂如韋
以絜楹奴顏婢膝守口如瓶自同立仗之馬轅下之駒
抱葉之寒蟬以竊祿甚而如杜欽谷永者流黨於王氏
陰收富貴之利而直攻成帝陽取蹇諤之名斯蓋奸人
之尤者也馴至君德日敗國是日非大奸盤踞而不動

衆正屏息而莫敢誰何而風憲收聲霜威掃地盡矣以是人而列之諫垣汚蔑銀臺孰甚焉而又何鐵面之足云也閔道夙抱忠貞直諒之志勵獨立敢言之操而遭際昇平對揚明王言論慷慨而不嫌於過激風采凝毅而不病於大剛法鷹鸇之搏擊象獬豸之觸邪類屈軼之指佞直辭勁氣磅礴朝著而威望表於天下是故口啣天語面帶霜威何其壯也天潢貴戚豪華鼎盛而望鐵面則屏氣矣大臣權門依憑寵靈爲城狐社鼠之勢營蟠結根據之奸牢不可動而覩鐵面則落膽矣武夫悍將擁兵擅權專制方面不受約束而亦不免奪於鐵

面之威變人依倖出入宮掖如鬼如蜮而亦不免屈於鐵面之勢鄙夫懦士箝口結舌以持祿取容而思鐵面之臣則汗顏無地矣甚而天子且改容以謝過者有矣臣子斮首於請室者有矣壯哉清獻公之節乎昔者汲黯寢淮南之謀二鮑歛貴戚之手李膺伸破柱之威張綱著埋輪之直之數公者皆所謂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不畏強禦而以鐵面有聲於時者也閱道之氣節豈非數君子之遺一哉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又曰色厲而内荏譬諸穿窬之小人夫有欲則不得爲剛而動於意氣之私則或流而爲色厲内荏是所謂玉表而石

中者也羊質而虎皮者也故文之無畏能扶宋公之僕而不免喪氣於過宋之時元稹能刼內侍之奸而不免改節於貶竄之後劉栖楚能碎玉階之首而不免朋附於八關十六子之鄰韓璜能按將帥之贓而不免毀志於歌伎之手豈不爲勢屈不爲利誘者哉而又安在其爲鐵面也清獻公之鐵面吾知其不易爲矣必有龍逢之忠肝者能爲之有比干之剛腸者能爲之有宋璟之貞姿勁骨者能爲之閱道書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治心之功密矣入蜀而一琴一鶴以自隨持身之節嚴矣惟無物者而後伸於物此其所以能剛也不然其不爲

無異諸人者幾希矣故剛直也矯激於一時者意氣易盈而易銷而天下得以窺其後樹立於平日者志節愈久而彌厲而天下有以儷其威孰謂清獻公之剛而可易爲者哉詩云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公之謂矣雖然君猶表也臣猶影也表端則影正君仁則臣直氣節之士何代無之人君不能培植安全而震撼折挫之自非烈火之真金百煉之精鋼鮮有不靡然而變節者矣其有不變者則伏鼎潤鑊竄遠投荒而正氣銷磨以盡又安望其臣之能直也仁安一恭和易容受直言當其時若唐介之敢言張昇之孤立包拯之笑比河清及趙抃之

鐵面皆能始終保全之此直臣之所爲感激而思奮者也然則閎道之氣節可尚矣而仁宗之能容君人之度不亦偉矣哉愚故表而出之以見當時一代之盛云

韓范評　　明沈潅

當宋慶曆元昊跳梁全師屢覆邊城陷沒蓋自繼遷背叛迄今幾六十年繼遷父子無歲不以和請而鄜延涇原環慶之間無歲不被兵仁宗乃遣侍臣就問方畧而魏公文正公各以策上韓則以屯二十萬重兵謹守界壕經費日蹙士氣日靡且勢分力弱賊有輕我之意而我且不支欲併力一舉以圖永逸范則以戰者危事乎

定難期挑禍啓釁徒阻内向之意欲以恩信招來擇種修築廢砦以徐俟其釁當時多難韓而是范爲易就卒之論戰則劉平有三川口之敗夏竦有豐州之敗葛懷敏有定州砦之敗即魏公亦不免水川之敗而夏卒以二十五萬之茶幣和終宋之世常爲與國後世按成敗者又辛右范而左韓右范者以爲善察彼已休兵息衆常握廟筭而無遺鏃亡矢之勞計誠得也左韓者以爲時詘舉盈驅無辜以幸不可必之功魏公徒激一時之弱耳非長策也愚竊以爲謀國者當先其大體而後小利幹蠱者貴族其神器而緩近慮事後成敗可亡論也

元昊父子以叛逆餘孽一舉而陷靈州再舉而銀綏割陷清遠破西涼狼藉將吏蚕食藩漢僭號改元此而不誅中國之體陵夷極矣更欲苟且姑息奬以王爵賂以金帛覆城不取而又加賜焉何以舒華夏之氣鼓戍卒之心哉此愚嘗以爲和之一字不獨貽慶曆之耻而實釀靖康之禍者也不敢以文正之言爲盡善且當時所謂不戰者不過曰勇怯不敵耳地形不便耳分兵深入師老粮匱爲可虞耳不知當時非無兵也患在藩鎮削太過以屢易之將馭非素撫之士是以動輙掣肘倘魏公信之而令魏公久任之矣有違制之任福耶吾從

白豹城之捷而知魏公之足以了此也元昊舉族而行不遑五藏吾併力西向環慶鎮原當其前鄜延麟府牽其左吐蕃回紇出其右先復橫山斷賊一臂賊縱阻河負山窟穴完固吾可操數月粮而得志矣又何險隘可慮而不繼之足患哉計不出此而一意於和卒之慢書之及當文正之身不免而聚甲兵權閱歲無休抑中國之士氣起四夷之玩心至以堂堂天朝而僅爲么麽小寇之父以全盛之時而不能衛蕞爾之畔賊遂使其後靡所能抗靡所不和陵夷衰替至不忍言豈非際可爲之機當幹蠱之會叢挫不振積弱之勢一成而不可反

耶至是而始信魏公之見遠也大抵宋室之弊議論太寬而制事太疎視敵太重而視巳太輕議論太寬故謀國者靡定見制事太疎故舉事者鮮成功太重則畏而不敢爲太輕則怯而不能爲卽西夏一事方繼遷之叛曹瑋嘗請討之眞宗直欲以恩結而不果元昊始反非有極重之勢也王德用請討而朝議竟阻之至賢如李文靖亦謂中國不能守而主棄靈州之議若文正豈見不及此而顧主和議也者亦以意在持重冀得爲全以舉而不意當時不善用其策至一和不易使中國失一右臂月宣靖建絕之際其幾壤遂弁關隴不能守也觀其

與魏公並對有曰以和議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則亦知魏公之議不可奪已噫後之謀國者其亦以文正之言爲權而以魏公之策爲正

六一居士傳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得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謂五一耳柰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

生所請畏影而走乎日中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
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
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何如
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吾物也太山在
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
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
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
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
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
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　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

此五物偕適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
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
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
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
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夫士少而仕老
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
於時焉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
矣乃以難强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
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
復何道哉

敘宋新法始末

初仁宗時臨川王安石上書大要以天下財力日屈風俗日壞欲法先王之意有所改易期不至傾駭天下而功以就先是安石擢進士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英宗時數召不赴神宗即位於是自文彥博歐陽修韓維呂公著等亡不稱其賢曾公亮薦之尤力帝意甚嚮之召爲翰林學士既至詔越次入對時上臨政圖治意銳甚而安石盛稱堯舜之道至易而不難因乘間勸其擇術推誠上甚嘉納之居無何拜參知政事因問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

正方今之所急也於是安石以上排群議用之數擀得其堅與已欲盡行其所不可當世者因爲上稱周官理財之法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安石領其事安石初與呂惠卿定交至是薦之與蘇轍並爲檢詳文字又以章惇爲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議之朝臣有不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後蘇轍以不合出爲河南府推官獨惠布用事熈寧二年四月賣塩場於永興軍始罷通商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須農田水利約束三年改諸路更戍立保甲法及行

募役法四年更定科舉專以經義論策試士五年三月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馬法八月行方田均稅法六年收免行錢初呂誨以安石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上疏極論之出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橫安石爲人果於自用能以辨博濟其說至謂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帝或意不能無疑安石度帝終欲與之共治必稱疾固辭求去帝不得已爲罷諸言者比起視事則持新法益堅帝亦益信之邪人得窺其意每曲爲附和與得借資由是文彥博韓琦富弼司馬光呂公著歐陽修范鎮趙抃程顥蘇軾皆以論新法相繼罷去而呂

惠卿曾布章惇薛向等率致位通顯凡安石所為共獨變制科罷詩賦得之方田差為便民免役差役各有利害其他大都巧為之名以罔利於下或至朝廷與商賈等安石亦不疑也青苗法行上因韓琦疏論頗欲罷之會遣二中使察之二人適安石所陰結為助者還皆言民便於是帝遂無罷青苗意其計術多類此熙寧七年夏大旱帝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會鄭俠繪所見東北流民扶攜轉徙之狀為圖上之帝為罷新法十有八事是日果大雨而安石復力求去呂惠卿鄧綰環泣帝前論新法不宜罷於是一切如故安石免相以

韓絳呂惠卿代之二人守其法不少失而惠卿又立手實法民尤苦之惠卿性陰狡故由安石進既得志忌安石復用極擠抑之而韓絳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既至數月惠卿以罪免罷手實法安石悔之終身以不能識惠卿也上初有圖燕之志而安石亦慨然欲以爲功故謀變法以足財用後稍稍用王韶熊本等開熙河擊瀘夷欲以漸行之西北遼人覺之使使來議疆事往反至再帝以問安石安石度卒不可如何乃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所割地幾七百里蓋上與安石所以膠固親信多在此然其效可睹矣是年

十月安石復免相帝卒用李憲等大舉征西夏潰於靈州於是民屈於征斂兵弱於疆埸圖事始謀亦稍稍艾矣哲宗初皇太后臨朝司馬光呂公著並用為相元老耆舊多在位者於是保甲方田市易保馬青苗免役諸法相繼而罷然熙豐之黨猶分布中外光既卒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引陳實及唐五王事以戒元祐八年哲宗始親政群小果力排太后時事章惇呂惠卿皆復官日以紹述為事於是盡復熙豐所行法而元祐諸臣貶斥殆盡繼以蔡京童貫之徒鼓其焰而乘之獘內事外天下騷動遂成靖康之禍紹聖以後大都祖述安石

餘論要之安石志在富彊中國以制四夷奸人乘之卒亂天下凡歷四朝五十餘年而爲南渡之宋云

司馬温公　　張文潛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光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爲公而國於温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内温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奏議郎王仲孺爲温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宫格於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温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

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於譙郡使來使記之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産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産豈欲爲猛哉以爲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

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

物服則夫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蜀山蘇公祠

明李東陽

常州宜興之荊溪有蜀山本獨山也志稱蘇文忠公與蔣學士之奇同舉進士買田卜築於茲山之麓於是易獨為蜀按爾雅山獨者皆為蜀蜀志又稱愛其名而居之者理則然也公嘗欲作亭種橘預名曰楚頌後上表乞居常及歸自嶺南卒於州邸其弟文定公以其喪去葬於頡上其家亦不復至常夫天下之論名臣碩輔者或原於嶽降或歸之地靈文章氣節亦以為得江山之助

固也及乎遐陬僻壤一丘一壑或有所憑藉亦足以不朽於世是所謂人與地者恒相須以顯而亦不能不相爲重輕若君子去父母之道則遲遲其行越在他國則觸物感事懐思顧戀而不能已是蓋存乎人而物不與焉會稽之東山以謝傅名其在金陵亦築土以象之天下之爲東山者何限而非其人莫之名也公之自蜀入洛隱然重京師父子兄弟之名遂擅天下則公乃天下之人俗言三蘇生而眉山之草木皆枯者妄也及其流離貶竄不能居其鄉卜居茲山托名以寓意潁之山名曰峨眉者亦此義耳後雖其體魄在潁而魂氣之無不

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戀於茲山也耶且公所謂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將流行充塞於天地間而況其經過寄寓之地哉公之文章氣節天下莫不尊之是雖不得與於天下之祭揆之鄉先生祀祭之義有過而無不及獨山之爲蜀也其祀之類乎然則是祠之設固耆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傾注焉者也夫使文章不如公氣節不如公則蜀之王萬一嘗榜鄭邸爲蜀舍而朱俊民劉跋爲之記銘然亦不顯東陽楚人而燕產嘗因贈太師徐文靖之約買田茲鄉而遽罹家難竟莫之遂工部以其迹頗相類而不知其文之弗稱也請爲記

祠事之成予於是亦誠有感焉

宗澤像贊　　　明吳伯宗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㸃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俱入於帝聽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忽隕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娟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其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兀朮走　　　明李東陽

金山廟前鼓聲起江頭走却四太子緋袍玉帶墜復跳

華人頓足胡兒喜君不見和尚原頭走禿胡天爲中原留逆雛他時再作江南圖韓公吳公還有無

岳武穆碑記　　明徐階

昔讀明道先生書有言曰天下之士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才而不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竊嘗執是評古之人物至武穆王事未嘗不歎王之才與至誠合非尋常號有忠義功業者所能擬也王始起徒步在諸將中位最卑年最少然而百戰百勝爲功最多郾城之捷廬州之援雖鷙鷙如兀朮猶悲號竄避之不暇其才大率類漢淮陰侯高宗之始

用王有精忠之褒有中興之委其爲知遇亦大率類漢高之於信然信困楚之績拒徹之言雖有可稱而怏怏之私卒不免萌於奪爵之非其罪維王自破劉豫唐州之後銳意欲取中原於時高宗方惑於秦檜以節制光州則不果以諫阻和議則不納以請洒掃諸陵則不從蓋高宗之用王者已大異於初而王援拱亳畧汝鄭經營潁蔡爲之盡力比進軍朱仙恢復之功且垂成矣而班師之詔遽下未幾王亦身及於戮以忠受禍至今論者猶共寃之而王怡然就死畧無忿懟不平之意其視信失王則不赴討豨之徵臨刑則追咎拒徹之誤者固

未可同年而語也然則王忠義功業非激於高宗之知遇如信解衣推食之云非懾於天下之議已如信悖人不詳之說特其徇國之心真切懇至竟以爲幸不死於戰即歸死於獄苟初心之不違斯隨寓而安耳非誠之至也奚能爲之故語王之純節惟漢諸葛忠武侯唐郭汾陽王可謂儔匹而汾陽之才又似不及王葢三代以降才與至誠合一卓然炳然者王與諸葛亮兩人而已侍御公以盡忠報國表王之心也其覯王之深者與

鄜城大捷賜奬諭詔　　高宗

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萬曾未聞遠

以孤軍蓄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懐盡敵之心陷陣摧堅討不反顧鏖鬬屢合醜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竟有傷痍之苦俾爾至此時與之辜惟虜勢之巳窮而吾軍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諭

書生叩馬　明陳　敬

嗟嗟天不祚宋胡馬南嘶紫雲鏈影北風沸塵岳將軍從悲憂血肉中閒關萬死撐乾坤於百戰唯是朱仙報

捷金酋顛頓不敢望將軍之麾蓋斯不已壯南朝何虓
虎[illegible]哉祖宗有靈趙氏未斬必且抵黃龍一掃嵩丘河
洛之腥而秦丞相且擯之且復盡之皇天弗駿猛狗為
妖蓋余讀書生叩馬之諫私心悼之書生叩而宋事去
可悼也其言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立功於外令人驚
拊心兖武穆而口齗丞相之好竟書生言固當書生故
步武中原非緬首為金下者也半壁江南奄奄氣息江
河破碎誰與撐持言念腥羶載道先皇帝羈栖絕域牧
馬悲鳴胡笳撩慄渺茫天涯能不摧心將軍誓心天地
南朝未無人也江東豪傑捲土重來顧誠不知何如徒

沁沁泯泯奔金人而前告之右袒天朝而前亐虜騎嗟
嗟天乎書生固非人哉將軍枕矢石崎嶇鞍馬間顧收
兩河而挈燕雲於唾手斯已烈矣書生叩而囊橐垂成
之緒隳之單辭則天之厭亂已極而洩機於書生也番
番新城三老一言剌暗啞之夫悟王上以君臣之大義
而壹闢一說忼慷諫議若斯之凜也金人掠我土毛血
我天地蹂躪我上國蓋至匹馬南渡舉族北轅而江南
無淨土矣胡兒歡宋兒悲北人樂南人愁哀纏卒土怨
薄層霄書生故應極身毋二圖睢陽之像酒新亭之淚
告爾金人無犯我闕告爾丞相勿剪忠良告爾將軍擒

梟滅飄告爾天子薪臥膽嘗不謂身宋人而棄宋且佐敵也嗟乎哉天也書生固非人哉吾門紅衣抱日而泣嫗泣呂雉登霞向而蒼狗噬理亦有之書生固奇士也安知非出沒變幻天所假之以為女直前驅者也夫靖康見告中原血肉蹶露泣衣驚弦慘骨彼夫揮甲丁而挼斗關者不能勝勝輒不再也將軍持弱卒抗金兵數十萬克汜水克襄陽已復克郾城朱仙之駐電掃星馳天地為飛震恐戰士為飛飲血敵人股栗心怖惴惴懼隻輪之莫返而書生叩矣書生叩而胡馬窺吳山矣中原可復而使之不得復又使之必不復嗟哉乎天也嗟

炎而來百餘戰矣其獲勝者直此時耳完顏亶弱粘罕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朮耳非將軍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忠劉琦吳璘敵也海上之女直其覆燕傾汴者漸以疲老中原之子弟則猶知有宋德也將軍開關萬死而得數捷捷屢報而和議梗將軍之身愈危矣天生將軍又復生秦丞相丞相固天所假以覆趙宗者也書生即不叩叩金人而竊宋亡不煖座矣疇謂非天哉將軍壯心塡海苦膽憂天即使犁漠庭歐楊邊之犁壁九死不惜而齎志以沒嗟哉夫天也天亡宋而將軍不亡宋宋未亡而將軍先殞也悲哉麾河漠漠蕭擁擁敵

西風凄動朔雪哀丈二帝魂消雪窖兩宮環珮空還追念馬角龍髯之白令人潸淚成血傷心哉一个草茅猶思掛旆封泥一洗乾坤之耻將軍刀未甲拔而金牌下人鑊紅染壯志冰消冤矣近世儒者謂可用大夫出彊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則非也維時天子贅旒丞相操國將軍不受命丞相以尺一削其官而奪之則何辭書生盖有以逆其功之必不成天也將軍沉深好左氏不能斷以義隱忍就死固已諒天之定矣及至海濤不信而知天果厭宋彼書生者亡亦其所出沒變幻以顯其奇者也噫嘻乾坤水上萍黄屋今何在人以爲宋亡於元

而余以爲宋亡於書生叩馬之時書生洩天之機而余人適覯天之機高宗闇於機而不窺若將軍則隱其機而强爲之必不得爲而後已耳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嗚呼宋運盡矣將軍可以死矣彼塵土奸雄凄凉萬古而武穆忠魂與日月爭光可也

端宗帝昺 世史正綱

按元揭傒斯曰以主弱臣强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爲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爲萬世防則中國之人

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日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與

徐應鑣大學生與其子鄉貢士琦松女元娘俱赴井死　　明舒芬

啓嗣而有扈拒兵武興而伯夷叩馬夫豈昧於天命者哉君子曰語道者不以天語義者不以命傳賢不易之道也禹傳子而有扈不服非不知啓之敬承於天與也懼後世非其人或得以據聖神之位然則書錄甘誓不

以家天下爲兵禍之始耶君臣不易之義也武嘗北面乎紂而一旦伐之君伯夷者豈不知武德之聖而周命之時哉而叩諫之懼后世臣子一動於利得藉此以行弑逆而無所忌憚也嗚呼二子當三代之盛猶將亡國殺身以爲名教之計烏知有百世之下事尤異於是哉宋元之際道亡義滅而禽獸制人舉天下與夷狄而不以爲耻奉君后以臣妾於禽獸而以免死爲幸斯時也不有徐公舉家不污之義則宇宙不幾於覆耶方伯顔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舉城亦無有難行者惟公呼其二男一女訣奠於岳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

而死嗚呼擬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昴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尤烈則十倍於仲連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

江萬里江萬頃　　蘇佑

先生少有雋才聯舉登寶慶二年進士文名籍甚受知理宗嘗書其姓名於几嘉熙末同知樞密院事旋復罷去咸淳元年復以舊秩起先生器望隆重風裁蔚然顧

峭直自任遇事無隱時論多齟齬初爲賈似道宣撫司參謀似道每惡其違已先生不爲意無何似道以去要帝帝涕泣漣如既拜且留先生以手掖帝曰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笏謝先生心實忌之數謀驅逐會先生亦四上疏求去出知潭州絳侯見猜而賈誼公孫不合而董遷異代同符士林雅重五年復拜先生與馬廷鸞爲左右丞相時襄樊圍急似道竊持國柄日惟聲色苑囿是躭先生屢請益師往援似道弗答遂力求去寓居鄱陽鑿地芝之山扁亭止水迹涉逸豫心有隱憂人莫喻其旨及襄樊破先生

執門人陳偉年日卽今大勢已不可爲貞臣勵節六月
在所不計當與國爲存亡旣而元兵至饒州民皆潰
知州事唐震死之先生從容坐守以爲民望已而兵入
其第欲屈先生遂赴止水死道範家人情篤父子待人
暨嗣鎬相繼投水中積屍如壘旦日先生屍獨浮水上
人以爲異從者殯瘞之偉烈激於素衷英靈貫於白日
朝廷嗟嘆行道痛哀詔贈太師益國公謚忠文忠表蹇
蹇文昭郁郁按謚稽復嗚呼稱矣弟萬頃聯居筮仕歷
綰郡符戟棨攸臨清謹茂著任崇置水而盡情郭伋待
期以弘信不是過也知南劍州威擴適宜教養備舉興

學置田廩餼以助彬彬奕奕俗易化行武城下邑言游
不廢乎絃歌蜀郡僻遠文翁武先乎禮樂解組家居元
兵逼境委棄私第遠走饒州冒險詣兄克念天顯竟爲
賊所執大罵不屈元人支解嗟嗟屈平放逐寘身汨羅
張巡拒守殞命睢陽方之兩江先生出非對君變非守
土徒以憤王維之巳墜悲國祚之綴旒乃殺身成仁舍
生取義連翩絕軌萃集一門機雲麗藻殊無紀於旂常
眞杲芳塵盍增煒乎琬琰江氏爲其難者非耶

史天澤 元　　明李善長

史天澤承父兄之業蘊抱不凡平居循默及臨大節識

大事則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喜與名士交遊而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以怙寵爲耻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或以郭子儀曹彬比之殆非虛美其八子貴顯纓紱聯榮世咸爲極盛云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八終